

露台听鸟

□周玉生

初夏的一个傍晚，我给露台中的花草和蔬菜浇完水后，便在紫藤树下的石桌旁稍作休息。忽然一只酷似八哥的黑色小鸟从小区的合欢树上飞落在我身旁的紫藤树高枝上鸣叫起来，开始是“吉吉吉”的单声调鸣叫，然后则变了声调，“当，叮当……悦已，悦已，悦……”地鸣叫起来，当然还有其他不同音调的鸣叫。少顷，不远处的合欢树上便传来与之相呼应的鸣叫声。两只鸟儿像唱对山歌一样，此起彼伏，尽情欢唱，真可谓：“晚来林鸟语殷勤，似借风光说向人。”目睹这一切，我这才知道，原来每天黎明时分所听到的清脆嘹亮、婉转动听的鸣叫声，正是它们所为啊。我呷了一口茶，合上书半倚半躺在竹椅上，闭目侧耳，倾听着好似天籁之音的鸣唱，惬意之情难以言表。

在露台花池中的紫藤、凌霄、无花果、枇杷树上，不知有过多少鸟儿在枝头上栖息鸣叫。每当清晨和傍晚，它们都会叽叽喳喳地喧闹一番。那斑鸠的“白果果，果果”的鸣叫声更是不绝于耳。要说这鸟儿的鸣叫声，前几年，要数白头翁“笛笛，笛谷七里”的鸣叫声最为清脆好听。自从这黑色的鸟儿来到露台后，它的鸣叫声只能逊色三分了。

这黑色的鸟儿叫什么？打开百度搜索一下，得知它叫乌鸫，属于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野生动物，在上海还被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它分布于我国西南、中南、华东等地区的山地和丘陵地带，其体形较小，身体呈黑

色，喙淡黄(冬季变为灰色)黄色眼圈，十分美丽。它以昆虫和水果等为主食，是维持生态平衡非常重要的一种动物。乌鸫生性聪明，能模仿人类的语言和其他鸟的鸣叫声，故而又被称为“百舌鸟”，深受人们喜欢。据说乌鸫在瑞典贵为国鸟。每天，乌鸫用它那优美的鸣叫声迎来地平线上的第一缕晨光。它是一天中最早鸣叫的鸟儿，过去，因不知其名，故我称它为“叫早鸟”。

十多年前，我们居住的小区里鲜有乌鸫身影的。随着天长创建全国园林绿化城市活动的不断深入，生态环境的进一步优化，人们爱鸟护鸟意识的增强，使本来生活在乡村林木间包括乌鸫在内的鸟儿，纷纷飞进城区安家落户繁衍后代，使得市区鸟儿的数量成倍增长。当下，除了车水马龙的主街道，大凡市民居住的小区、公园、绿化带和街头停车休闲场所，随时都能见到鸟儿空中飞翔、林间嬉戏的身影，听到它们各种不同的鸣叫声。有的斑鸠则大摇大摆地走在行人的前面，近在咫尺，毫不惊慌。在我家的露台上，现在能看到的鸟儿不下十多种，有麻雀、喜鹊、灰喜鹊、白头翁、斑鸠、啄木鸟、乌鸫等等，还有的则叫不出名字来。

乌鸫等鸟类队伍的日益壮大，它们之间相互争夺食物的现象在寒冷的冬季显得有点激烈。去年腊月雪后的一天，我目睹了四种鸟儿争夺食物的一幕。常识告诉我，鸟儿是

不吃青菜的。但雪后的第三天，我辛勤栽培的乌菜叶子几乎给鸟儿吃光了。通过对留在菜地上的鸟粪判断，乃乌鸫所为。乌鸫有着很强的团队精神，它们习惯于群体觅食。原来这百余棵光杆乌菜便是它们留下的杰作。是啊，天寒地冻它们到哪儿觅食呢？于是，我便将剩下的米饭和碎玉米等投放在露台围墙的墙垛上。最先飞来觅食的是两只麻雀，它们刚刚啄食几口，便被飞来的两只斑鸠给赶走了。然而好景不长，从空中盘旋一周的两只乌鸫，迅速落在墙垛上，用带钩的喙将斑鸠给驱走了，然后开始低头觅食。它们边吃边鸣叫着。不一会，五六只乌鸫从不远处飞来共享这难得的美食。然而，丛林法则是无情的，几乎每天都喜欢在露台前方的楼顶上喳喳叫的两只喜鹊，从楼顶上俯冲下来，只见它展开有力的双翅向乌鸫拍去。小小的乌鸫那是喜鹊的对手，一个个落荒而逃。看到这一幕，我便将食物分别投放在露台墙垛的几个不同位置，好让它们各得其所，不再争斗。不久，邻居老张也加入了投食喂鸟的行动。现在我们投食喂鸟已成常态，露台上的鸟儿也越来越多。

说来也怪，自从来了乌鸫后，我在露台上栽培的蔬菜，小青虫几乎不见了。过去栽培青菜“五月红”“矮老白”等，因为坚持不用农药杀虫，最终都成了“麻子”。

露台上光临的鸟儿多了，女儿从上海送

来代养的“喵喵”和“咪咪”两只黑白猫儿也来了精神。只要有鸟落在低矮的无花果枝杈上，猫儿便悄悄潜入树下，伺机捕获，当然很难奏效。直到有一天，天刚放亮，“喵喵”便在我卧室的窗外“那鸣，那鸣”的大声呼叫着。听这声音，我顿感有情况，于是立即起床，来到露台的阳光房内。只见白猫“咪咪”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蹲在墙角的一只小乌鸫。原来“喵喵”叫我是请我前来欣赏它们的“战利品”的。我立即关上阳光房的玻璃门，将已经被折腾得有气无力的小乌鸫捉在手中，尽管我的手指被它那带钩的喙啄得流出了血。仔细一看，它的嘴丫是淡黄色的，是只刚亮翅不久的雏鸟。它的一只翅膀上还留有鲜血。于是我立即让老伴拿来“红霉素软膏”，为小乌鸫上药疗伤。我双手握着小乌鸫来到露台上，张开双手将它放飞了。放飞了乌鸫，我便将这两只猫儿关在阳光房内，一整天不给出外，算是对它们的惩戒。

露台听鸟，可以悦耳清心，可以怡情养性，可以看着一池静水，洗却心头的烦恼，让生活更有情趣。

红日西坠，最后一缕阳光从紫藤树梢上悄然退去。歌唱家乌鸫也谢幕归巢了。望着展翅远飞的乌鸫，我在想，鸟儿为人类作出的贡献是那么的巨大，而我们又能为它们的生存繁衍做些什么呢？我认为，最廉价的做法就是两个字——“善待”。

父亲节的思念

□云来子

父亲七十三岁去世，距今已二十四年头，我也步入退休后的晚年生活。每逢父亲节，我在感受子孙的问候与祝福带来喜悦的同时，又因深切思念我的父亲而承受着揪心的痛苦。

思念父亲的痛苦，源于我对父亲的亏欠。父亲是小镇医院的一个普通职员。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那个还十分困苦的时期，父亲每月二十九元半的工资是九口之家维持生活的主要来源。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没有嗜好，仅因常犯胃病，呕心、吐酸水而抽点粗烟。父亲没穿过一件像样的新衣，没吃过一顿丰盛的美味。父亲没出过远门，即使邻近的南京、扬州，也没去过，就更谈不上坐火车、飞机和轮船了。父亲与母亲尽自己的所能，把我们七个儿女培养成人。

父亲很珍惜自己的工作，负责的西药房，被视为又一个家。为看护药房，也为方便病人取药，父亲就一直睡在西药房。简陋的床上铺的芦柴席，垫了十几年，春夏正面垫，秋冬再反面垫。父亲为人耿直，却又不善言辞，不善周旋，所以也常因直言反遭人误解、指责，甚至欺负。

一九七四年，我师范毕业，当了一名中学教师，并带着弟妹读书，父亲脸上开始有了笑容。父亲不到六十岁就提前退休，让下放农村的小妹顶替了工作。既而，我也走上领导岗位，成家生子，在县城定居，家境算是好了起来。父亲早年就患有高血压、胃病和心脏病，退休至去世这十多年间又患上糖尿病。我把父母亲接到城里，与我们小家庭共同生活，他们也不时地回老家小住。回想起来，这期间，我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到的，如经常陪陪父亲，与父亲谈谈心、散散步，帮他洗洗澡、搓搓背，带着父亲走出家门，看

看外面的世界，为父亲提供好一点的衣着和更加舒适的生活条件，为父亲争取更好的保健和医疗……然而，这一切我都没能做好，其中有缺乏耐心和细心的原因，更多是因自己为了所谓的“前程”而忙于工作被拖延与忽略，终究父亲像蚕一样慢慢地老去，像烛一样渐渐地耗尽。一九九四年“五一”前，父母又到老家小住，五月五日凌晨，父亲心脏病突发，等我与妻儿赶到父亲身边，父亲已离开了我们。

我常常因亏待了父亲而痛苦纠结，妻子说：“你不要这样，你没做到的，我不是做了吗？我做的就是你做的。”妻子的话并没有起到宽慰的效果，因为在我内心，作为儿子，没做到亲力亲为啊！

曾子说：“往而不可还者，亲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养而亲不待也，木欲直而时不待也。”这句话正好应到我的身上。我真不敢想象父亲在临危之时遭受了怎样的痛苦和折磨；我更不忍想象父亲在大去之刻是如何地急盼子孙的到来。二十五年来，每想到此，都使我夜不能寐，食不能寝，泪不能止。我真痛悔，父亲在世之日，我应该做到的，却没有做到；我能够给予的，却没有给予；我必须在父亲身边的，却又没有赶上。事亲尽孝的生、死、祭三个方面，前两条就是养老送终，我都没做好，祭，还有多大实际意义呢？人生第一等大事是孝亲，人生第一等不能延误的事也是孝亲，人生第一等固守的底线还是孝亲。这第一等的事没能做好，且又无法补救，这就成了我二十五年来乃至终身的悔恨。

父亲节，多么温馨的日子！父亲节之于我，又是多么痛心的日子！

葫芦塘的《初夏夜之梦》音乐会

□何显玉

就那么放任自己坐到夜之深处。有时家人送件衣裳过来，任由我继续享受这段心灵游牧时光。

今年刚入夏，这房前的草坪围墙外，换装了路灯，灯杆高，灯光亮，将我园子里的三块草坪照得如同白昼，直将那些飘忽在夜色中的仙气与灵感驱散殆尽。以前在城里做记者时，曾遇到一位科学家，他忧虑深深地告诉我：“城市建设兴外表面用玻璃墙，玻璃光的巨大污染终将给环境与人造成极大的伤害。”我那时对玻璃危害的认识停留在高空玻璃碎落会伤人的层面。现在偶尔回城，看到一幢幢高楼大厦被密不透风的玻璃墙罩着，才有了新的认识。

很多时候，排场与“面子”远远被搁置在生命之上。城里如此，连我偏居的江南山野间也弄了这么高而亮的路灯，灯杆上还有两道绿莹莹的光带，煞是刺眼。城里的排场损毁了一个鲜活生命的健康，这山野的路灯破坏了我园子里宁静与神秘的夜色。

因为这个原因，这季夏夜里，我更多的时候移步屋后池塘边，我与那些参加“初夏夜之梦”演出的生灵们都不需要华灯异彩，我们生命彼此相宜就好。天地间万物共生，和睦相

处，众生平等，简单明了。其他生灵远比我们人这种动物单纯，顶多也就是为填饱肚子而多抢一口食物。人反而因为贪婪毁掉了太多的善良与美好，挤占了其他生灵的空间，自己也会乐极生悲。前几天，一位退下来的领导给我发微信称，“细读你的《茶溪听雨》，品味你文字里的思想，我悟到一些道理。生活本身并没有多少诗意。只有经过了心的过滤、沉淀和浸润，而且这心是纯净的，没有世俗的物欲和纷争，才能把生活过得有诗意，甜是诗，苦如诗，恬淡是诗，寂寞如诗……”

还好，这口山间池塘今晚并无多少灯光，《初夏夜之梦》音乐会如期上演。静听良久，以我对周边生灵的熟悉，这晚上的主唱绝非一只青蛙王子，或是一个家族的蛤蟆姐妹，清脆的引曲开头是青蛙小王们，曲中雄厚的音部明显是蛤蟆家族，从柿子树上下到塘里的树蛙唱出了整支曲子的最高音。只是我在夜色里看不清指挥在哪里，或许，原本就没有指挥，也没有谁来强调主旋律。这么美妙的夏夜里，谁来了都可以跟着唱一嗓子，唱好唱坏那是别人的评价，唱得舒坦不舒坦，快乐不快乐完全是自己的心灵感受。能够感受到一份快乐，享受到一个这样众生同乐的夜晚，谁

还能不好呢？谁还在乎自己是不是个歌唱家？谁也不用担心会因今晚的歌咏，而失去了明晚的约会。

我拍摄下一段葫芦塘《初夏夜之梦》音乐会，发给江那边的友人听。我是睁着眼睛拍摄的，却只适合闭着眼睛听。因为画面上除了声音，什么也看不见。我收到回复：“倾听天地妙音，仿佛见了自已，见了天地，见了众生。”哦，原来葫芦塘夜夜上演的音乐会并非没有知音，只是路途迢迢，山重水隔，便错过了倾听的机会。若不然，便是尚在路上，还未曾见到本我和真我，纠结于俗事，心胸难以豁达；也未曾知晓天圆地方，体会不了伟大与渺小，更无闲心宽容众生。若此，匆忙来葫芦塘畔，恐怕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清楚。

夜风依旧舒适宜人，池塘边的音乐会接近尾声了。这些大自然间的众生每晚吟唱到一个时刻，便安静了，还世间一片安宁。我有些意犹未尽，就像儿时听说大鼓书的人讲到正劲动的地方，忽然息了鼓声。好在清风有约，夏花不误。我已闻见荷塘里那缕缕荷叶的清香了，园子里紫藤架上垂下来酷似皂角的果子，在夜色下漂亮极了。夏初逢，意浓浓，暮暮待重逢。



平湖帆影 黄玉才/摄

诗三首

□黄玉才

悼黄永玉先生

百年世味阅沧桑，夜雨牛棚忆凤凰。
一鹤飘然江海去，笑声留在万荷堂。

江南友人寄茶

款款春风细剪裁，茶娘披雾赛歌回。
眼前一抹家山绿，品出乡愁味道来。

晨眺西涧

薄雾初收绿意稠，群鸥来往戏清流。
渔人径向芦湾里，柳线长长系钓舟。

鹧鸪天·学子荷月应试

□宋成忠

青青嫩夏着轻装，全民静学纸笔响。
海阔龙门凭鱼跃，高天收桂胜吴刚。

鹏翔海，凤朝阳，书剑双全意气昂。
百年大计教为本，十载寒窗报国强。

浪淘沙令·端午

□陈国斌

五月又端阳，艾粽飘香。狂风骤雨浪翻江。
涤尽忠魂多少恨，楚水茫茫。

把酒祭贤良，感慨难当。离骚一曲振心房。
屈子丹心昭日月，千古名扬。

夏景

□陈 蕾

炎炎夏日
怎能缺少亭亭玉立的凌波仙子
蝉声乍起浮杨柳
轻摇小扇暑难熬
夏初的小荷才露出尖尖角
转眼就变成了接天莲叶的烂漫景象
远观菖蒲娇俏 近看鱼戏莲下
风拂过
碧波激激的水面上传来淡淡清香

推开绿纱窗
黄梅雨点滴答响
焚香煮茶 泠泠琴音按宫商
院落里 西府海棠娇艳异常
屋檐下 雨沐青竹晶莹剔透
华灯初上 子夜时分
侧卧在碧纱橱的竹方榻上
虫鸣齐鸣 霏霏雨中放声唱
碧荷听雨 嘈嘈圆珠应声响
好一个漫长慵懶的夏季时光

